

稼轩词选注

薛祥生

齐鲁书社

.844

I222.864
13
3

F137.108

稼轩词选注

薛祥生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〇年·济南



A 609479

稼轩词选注

薛祥生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625印张 2插页 144千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书号 10206·13 定价 0.66 元



前 言

辛弃疾（公元一一四〇年——公元一二〇七年）字幼安，号稼轩，齐之历城（今属山东省济南市）人，他不仅在宋代是“南北两朝，实无其匹^①”的爱国词人，同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伟大作家之一。

辛弃疾生活和战斗在南宋前期。当时，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矛盾，虽然时起时伏，但农民起义一直没断^②；受阶级矛盾制约而又反转来影响阶级矛盾的民族矛盾，虽因“绍兴和议”和“隆兴和议”的签订，宋金双方在一定的时间和区域内暂时停止过敌对行动，但民族矛盾并未缓和，有时甚至还很激烈；在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抗金还是和议问题，主战派同主和派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斗争，这些就是辛弃疾所处时代的特征。辛弃疾一生的生活和创作，无不打着深刻的时代印记。

辛弃疾出生在金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官僚家庭里。辛家是“代膺闾寄”、重出处讲气节的济南大族，作者曾自豪地宣称“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他祖辈对国家和民族是忠心耿耿的。他祖父辛赞在宋室南渡的时候，虽然被迫留仕金朝，先后在京师和外地做官，但他并没忘记“抒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③”，并不断地以此教育作者；青年时代的辛弃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里长大的。因此，辛弃疾不仅有机会“入京师禁中凝碧池”缅怀“开元盛日”，即北宋强盛时期的繁华景象，在许多地方亲眼目睹了金朝统治下的中原人民的苦难^④，而且还接受祖父的派遣，借参加进士考试的机会，两次去燕京察看敌人的虚实，为日后抗金报国做准备。但“谋未及随，大父臣赞下世”，抗金报国的重任便落到辛弃疾这个爱国青年的双肩之上了。

公元一一六一年，中原地区爆发了反抗金主完颜亮南侵及其残暴统治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济南农民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是最著名的一支。在人民抗金斗争的鼓舞下，辛弃疾聚众两千，加入耿京所领导的起义军，并任“掌书记”。完颜亮南侵失败后，金统治者加紧镇压起义军，以巩固其后方。为着在抗金斗争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辛弃疾劝耿京决策南向，争取南宋政府的支持，耿京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派他陪同贾瑞到南宋去联系。任务完成后，他在北归途中获悉张安国杀京挟众降金，便立即组织了五十人的队伍闯入金营，于五万军中活捉了叛徒张安国，统帅起义人马兼程南下，“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⑤”，于是改官江阴签判。是时，作者年方二十三岁。

辛弃疾南下初年，正是南宋统治集团和金朝订立屈辱的“隆兴和议”、主和派气焰嚣张的时候，坚持抗金的辛弃疾在政治上便不能不受到压抑。因此，公元一一六九年江阴签判任满后，他便落职闲居。此后三年，在吴楚各地漫游，其间可能潜入金朝一次，作敌情考察，第三年秋天“自北方还朝”，回到建康^⑥。这时，著名的抗金将领虞允文调到朝廷任职，主战派又逐渐得势，于是辛弃疾通判建康府，“召对延和殿”，升任司农寺主簿。在此期间，辛弃疾基于爱国义愤，曾于公元一一六五年向宋孝宗奏陈《美芹十论》，于公元一一六九年向宰相虞允文

上《九议》，严厉批驳了主和派投降误国的谬论，大胆肯定了张浚北伐的功绩，详细陈述了他对抗金北伐的意见。辛弃疾认为，恢复中原并不只是为了皇帝个人的私事，而是“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的千秋大业，不能因为受到某些挫折而动摇抗金北伐的根本大计。他指出：收复中原“不为则已，为则必成”，这是因为收复中原是“逆顺之势”，民心所向，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从金朝方面说，看起来它“地广、财丰、兵多”，貌似强大，其实“易分、难恃、易溃”，再加上它各种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中原人民的反抗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因而金朝并不是不可打败的；从南宋方面说，虽然在疆域、兵员和财力等方面存在某些不利因素，但只要能上下齐心，善于谋划，并采取各种合理措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就一定能以弱胜强，收复失地。辛弃疾对时局和形势这种充满信心的估计和分析，不仅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见解和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对主和派所宣扬的“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投降主义谬论，也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公元一一七二年春天，辛弃疾出知滁州。滁州地处两淮之间，由于金兵南侵，这时已不象欧阳修降知滁州时那样年岁丰稔，使人“丰乐”，而是“荡然成墟”^①，破败不堪了。为了尽快地恢复这里的社会生产，繁荣经济，巩固国防，辛弃疾一方面呈请朝廷免除滁州人民所欠的租税，贷款给居民“陶瓦伐竹”翻盖新屋，减轻农民负担，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一方面减免过境商旅的关税，修建旅舍，鼓励商人来滁贸易。再加上勤劳勇敢的滁州人民的积极努力，滁州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正象他在《声声慢》词里所描述的那样，到处是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充分显示出辛弃疾出色的政治才干和卓越的政

绩。

公元一一七五年，赖文政领导茶商军起义。自湖北入湖南，自湖南入江西，自江西入两广，出入数路，重创官军，所向无敌。为了镇压茶商军，南宋统治集团派辛弃疾出任江西提点刑狱。辛弃疾到任后，采取毒辣手段，把赖文政引诱到江州后杀掉了。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暴露了辛弃疾敌视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对此，我们必须如实地指出，而不应寻找借口予以辩护。但也应当承认，在一般情况下，他对农民的疾苦还是同情的。他主张“宽民力”，“议屯田”，训练民兵以守两淮，这固然是出于收复中原的需要，但其中也包含着“使两淮之民仓卒之际不致流离奔窜、徒转徙沟壑就毙^⑥”的考虑。至于他后来在江西举办荒政，不仅赈济本地灾民，还给邻近州县以帮助，并指出“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同样也证明了作者同情人民疾苦的政治品质。辛弃疾为什么会同情人民的疾苦呢？这是和他接受了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有关的。他在《论盗贼劄子》里说：“夫民为国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既同情人民疾苦又反对农民起义的真实动机。

公元一一七七年，辛弃疾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明年调任江西安抚使；又明年改官湖北转运副使、湖南转运副使；不久又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真可谓“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徧历楚山川”了。这种忽升忽降、飘泊不定的官场生活，尽管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但辛弃疾还是尽力为国为民办事，比如在任湖南安抚使期间，他兴修水利，整顿乡社，开办学校，创

建湖南飞虎军，就是很突出的例子。辛弃疾创建湖南飞虎军的目的，固然是为了镇压湖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但它建成后却大大充实了国防实力，“北虏颇知畏惮，号虎儿军^②”，成为南宋王朝“雄震一方”的一支劲旅。这个事实，充分显示了辛弃疾的治军能力。此后，他调任江西安抚使、两浙提点刑狱，不久因被台臣王蔺诬为“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罢官家居。

公元一一八一年，辛弃疾回到江西上饶带湖新居（后因新居毁于火，移居铅山期思），开始了他二十三、四年（除三、四年短期出仕外）的山水田园生活。这是他政治上受压抑的年代，但同时也是他创作上大丰收的年代。关于他的词，后边还要论述，这儿不去讲了，我们仅举他和陈亮的交往做个例子，说明他这一时期虽然寄情山水诗酒，但却并没忘怀国事。陈亮是南宋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和爱国词人，他和辛弃疾的友谊是很深的。公元一一八八年，他从东阳到带湖来拜访辛弃疾。这两位抗金志士在鹅湖寺畅叙友谊，“长歌互答，极论时事”，十天而别。陈亮走后，辛弃疾立即去追赶，希望他再留几天，但因“雪深路滑”没有赶上，赋词见志，高度称赞陈亮为统一全国“到死心如铁”的壮志；陈亮在和词中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把辛弃疾视为知己。由此可见，“鹅湖之会”不仅表现了辛、陈二人志同道合的战斗友谊，同时也说明了辛弃疾即使落职闲居，也没忘记抗金报国、收复中原的大事。

公元一二〇四年春天，抗金报国的机会再次到来了。当时宋宁宗和韩侂胄当国，重新起用了一部分主战派，准备北伐，辛弃疾这位抗金老英雄先后被任命为浙东安抚使和镇江知府。辛弃疾满怀信心地向宋宁宗提出“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的建议，希望朝廷认真做好北伐的准备工作。

但“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昏庸腐朽的南宋统治集团不仅没认真考虑他的建议，反而于公元一二〇五年夏天借故撤了他镇江知府的职，使他发出“老去行藏与愿违”的叹息。公元一二〇六年五月，韩侂胄请宁宗下诏北伐，但由于军事上准备不足，北伐受到了挫折。为扭转败局，南宋统治集团任命辛弃疾为试兵部侍郎、枢密院都承旨，因病魔缠身，辛弃疾力辞不赴。公元一二〇七年九月，他怀着满腔悲愤，大呼“杀贼”数声，离开了人世。

二

辛弃疾一生写过很多词，存留至今的还有六百二十多首，这在两宋词人中是不多见的。又由于他继承和发展了东坡词的优良传统，大胆地打破了词和其他文学样式的界限，把可以写进其他文学样式的生活写进词里，因而使他的词获得了丰富的内容。特别是那些感时伤世、抒情言志的优秀作品，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所传诵，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首先，作者在他的词里抒写了他抗金北伐，收复中原，统一全国的豪情壮志。

对于伟大的祖国，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和土地，辛弃疾具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怀念自己的家乡，盼望着能“使神京再复，款曲问家山”，但他更怀念中原的土地和人民，惦记着“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象这类感人肺腑的词句在辛词中还可举出不少，可见他对中原地区人民和土地的感情是多么深厚！他眼看着祖国的大

好河山不能统一，不知有多少夜晚难以入睡，“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为了收复中原，他“梦中行遍，江南江北”，并发出“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的叹息。连做梦也想着收复塞北的“万里江山”，这是多么深厚的爱国感情啊！

作者怀念中原的目的，在于驱逐敌人，统一全国，再造中兴大业。这个目的，他有时用“补天”来比喻，如“看试手，补天裂”，如“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有时他又用“整顿乾坤”来说明，如“留不住，江东小。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如“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还有的时候，他把收复中原叫做“平戎”、“勒燕然”、“洗胡沙”，如“青青未老，尊前要看，儿辈平戎”，如“万里勒燕然，老人书一编”，如“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作者使用这些不同的词语，实际是一个意思，都是指收复中原、统一全国说的。

收复中原，统一全国，这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南宋广大爱国志士对作者的殷切希望。韩元吉在《水龙吟·寿辛侍郎》词里说：“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燕然未勒，渡泸声在，宸衷怀旧。”刘过在《沁园春·寄辛稼轩》词里说：“平生出处天知，算整顿乾坤终有时。”杨济翁在《满江红·寿稼轩》词里说：“好把袖间经济手，如今去补天西北。”他们都用同样的词语，期望作者对抗金事业做出贡献。这一切清楚地表明：收复中原，统一全国，这是南宋广大爱国志士和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时代的最强音！

在如何收复中原的问题上，他和一切主战派一样，主张用

武力把金兵赶出去。他这个主张，在词里虽然比在《美芹十论》《九议》里说得委婉、含蓄，但仍然是清清楚楚的。他有时借回忆青年时代抗金战斗的生活表示他对出兵北伐的渴望，如“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妮银胡觫，汉箭朝飞金仆姑”，如“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他有时借梦境写“壮词”，表达他杀敌报国的要求，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还有的时候他用描写抗金斗争史上某些著名战役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他在《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词里，描写虞允文采石矶抗金战役说：“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镝血污，风雨佛狸愁！”借用苻坚、头曼、拓拔焘被杀的历史故事，比喻宛颜亮南侵，也没逃出同样的下场，从而说明只要敢于斗争，就能打败金兵，收复中原失地。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为了收复中原，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何等崇高的爱国精神！

其次，揭露和讽刺昏庸腐朽的南宋统治集团投降误国的罪行。

南宋统治集团是一个“黑白杂糅，贤不肖混淆，佞谀满前^⑩”最腐朽最没生气的集团。作者认为，其中有的人是“说的话，非名即利”的“俗客”；有的是“寒与热，总随人”的“甘国老”；有的人是喜欢吃人的“虎豹”；有的人是吸吮人膏血的“蚊蝇”。还有的人象“水底沸鸣蛙。借问喧天成鼓吹，良自苦，为

官哪”，是一伙官迷。这伙人和“冻芋傍堆秋颺”一样，一点不讲气节；和历史上卫懿公养的鹤一样，虽吃俸禄，坐轩车，在国家危难时却不能为国出力。因此，作者在《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词里慨叹报国无人，批评王衍清谈误国：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

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夷甫即王衍，是西晋宰相，清谈家。作者在词里，曾多次斥责他，有的地方对他嘲笑：“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有的地方对他讽刺挖苦：“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这“清绝”二字，对古今大大小小清谈误国的王夷甫式的人物，尤其是对南宋主和派，是多么绝妙的讽刺！

“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又为什么“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爱国志士所以受到压抑，敌人所以猖獗，边防所以废弛，这一切当然和南宋王夷甫式的权奸当权有关，但也不能和最高统治者无关。因此，作者在词里不仅大胆地抨击了那些昏庸误国的官僚，而且还含蓄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王夷甫之流的后台老板——皇帝。

在辛弃疾词里，写到古代皇帝的地方是很多的。他“思量”治平水土，为民造福，建立了“悠悠万世功”的大禹；他追念“剑指三秦，一战东归”在“汉中开汉业”建立了统一中国的刘邦；他赞美“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堪称曹、刘敌手的英雄——孙权；他歌颂“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宋武帝刘裕；可他在词里对南宋最高统治者却很少赞美。因此，我们说作者颂扬这些古代帝王，绝不是在那儿发思古之幽情，而是

借古讽今，对南宋最高统治者不能兴兵北伐，统一全国，解除中原人民的痛苦表示无声的抗议！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宋孝宗看了辛弃疾《摸鱼儿》词后“颇不悦”，这说明作者有些词是刺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疼处哩！

第三，抒写作者在昏主奸臣压抑下报国无路的悲愤。

如前所述，辛弃疾是志在抗金报国的。但“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依：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这就是说，尽管中原被敌人盘据着，祖国的河山陷于南北分裂，正是用人之际，而且统治者也打出一块招揽人材的招牌，但英雄人物依旧被埋没，作者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在《水龙吟》词里气愤地写道：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上片写“献愁供恨”的景色，孤独凄凉的遭遇，烘托出作者“无人会，登临意”的愤慨。下片承“无人会，登临意”而发，先说明自己既不学张翰忘怀时事，也不学许汜“求田问舍”，然后正面申述自己惜的是时光易逝，忧的是国势危险，愁的是年华虚度，不能为国出力，其忧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作者抗金报国的壮志受到压抑，所以“不平之鸣，随处辄发^⑩”。他在《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词里说：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

有兴亡满目！

在《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里说：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
鸪！

在《汉宫春·即事》词里说：

空怅望，风流已矣，江山特地愁予。

在《鹧鸪天》词里说：

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经行几处江山改，多
少亲朋尽白头。

这就是说，作者不论是在建康，到造口，还是游会稽，探禹
穴，他都无法摆脱由“江山改”换主人所引起的愁苦，不能不对
统治者苟且偷生、偏安一隅表示极大的愤怒！

当然，更令人气愤的还是，那些昏主奸臣自己不抗金，也
不允许别人抗金，把作者抗敌报国的道路给全部堵死。因此，
他在《归朝欢》词里叹息：

我笑共工缘底怒，触断峨峨天一柱。补天又笑女娲忙，却
将此石投闲处。

在《水调歌头》（寄我五云字）词里描写：

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

在《满江红》（倦客新丰）词里质问：

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
人，翻沉陆！

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作者对自己无缘“补天”、“挂壁无用”甚
至“沉陆”，而不能驰骋疆场“以尊中国”，极其愤慨！

第四，抒写作者热爱农村和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情感。

由于作者报国无路，不得不“白发归耕”，因而接近了农

村，所以农村生活在他的词里也有不少反映。有些词反映了农村的生产劳动，如春耕、锄地、踏水灌田、浣纱、织鸡笼等等；同时也写出了这些劳动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农业大丰收的动人景象以及它给农民带来的喜悦：有醉人的“千里稻花香”，有长过屋山头的桑麻，有成群的鸡鸭、连云的麦垅和“雪堆蚕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由于农业生产丰收，农民不再挨饿受冻，青蛙歌唱，父老高兴，到处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梨花也作白头新。”（《浣溪沙》）还有些反映了农村一般生活，如嫁女、娶妇、儿媳妇走娘家、小贩走过竹边村卖瓜、老头老婆的亲切交谈和儿童的天真活泼等等，反映的生活面是比较广阔的。

据《宋史·辛弃疾传》说，他“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并自号稼轩，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有些词里，他还嘱托官吏要关心农民和农业生产，要“刀剑化耕蚕”，并注意反映农村父老对清官廉吏的赞美态度，这说明作者所以能比较广泛地反映农村生活，是以他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生活的思想为基础的。当然，他这种思想是打着地主阶级的烙印的，我们也不能说他这些词“反映了江南农村的真实”，但是，在宋代以词反映农村生活的并不多见，而作者却能用不少的篇幅去描写农村，并且写得那么优美动人，这在扩大词的题材，开拓词的意境上不能不说它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作者在接近农村的同时，也饱览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因而在他的词中有许多词描写祖国大自然的雄伟壮丽和作者热爱自然、寄情山水诗酒的思想感情。

祖国的山水是美丽的。有的“山头怪石蹲秋鹞。俯人间、尘埃野马，孤撑高攫。柱杖危亭扶未到，已觉云生两脚”，高耸入云，怪石林立；有的“补陀大士虚空，翠岩谁记飞来处？蜂房万点，似穿如碍，玲珑窗户。石髓千年，已垂未落，磷峒冰柱。有怒涛声远，落花香在，人疑是、桃源路”，玲珑剔透，冰柱磷峒。还有的山水相映成趣：“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千丈悬崖削翠，一川落日镕金”，“更忆小孤烟浪里，望断彭郎欲嫁。是一色，空濛难画”，真是“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美不胜收啊！

在赞美祖国大自然的同时，在不少词中也流露出作者寄情山水诗酒和逃避现实的思想。比如说“一丘壑，老子风流占却”，“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穷自乐，懒方闲，人间路窄酒杯宽。”再如说：“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蓴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避雁，骇浪船回！”“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这种寄情山水诗酒的思想当然有浓厚的消极成分，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在政治上备受压抑的不幸遭遇，也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词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临江仙·探梅》、《生查子·独游雨岩》、《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青玉案·元夕》、《祝英台近·晚春》，或写景，或记游，或说理，或描写男女爱情，也写得很好，这儿不再分析。

和一切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一样，辛弃疾词也有其不足之处，甚至错误。比如说有些词含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有些词对人民群众在抗金斗争中的作用缺少必要的反

映，有时甚至公开赞扬镇压农民起义，还有些词表现了作者逃避现实、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这些都是封建糟粕，必须批判、扬弃。

三

南宋爱国词人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里说：“世之知公者，诵其诗词，而以前辈谓有井水处皆倡柳词，余谓耆卿直留连光景歌咏太平尔；公所作大声鞞鞫，小声铿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秣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段评论虽不免有些过誉，但总的看来，它对辛弃疾词的风格、成就和影响等方面的论述还是中肯的和正确的。下面，我们对辛词的艺术成就作一大致分析。

第一，以豪放为主导的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豪放是辛弃疾词的主导风格。这种风格，首先从辛词的内容，也就是他那“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的胸怀和才气表现出来，这一点上一部分已有分析，这儿不再重述；与此同时，也从辛弃疾词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辛词的语言和形象等方面表现出来。如“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如“天公一夜，削出四面玉崔嵬。畴昔此山安在，应为先生见晚，万马一时来。”“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如“一觴为饮千岁，江海吸流霞”，“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如“被公惊倒瓢泉，倒流三峡词源泻”、“诗坛千丈崔嵬，更有笔如山，墨作溪。看君才未数，曹刘敌手；风骚合受，屈宋降旗”等等。从这些例子中可